

石路

在创新社会治理当下,不少社区工作者感觉活儿不易,难度越来越高。究其原因,除了形势发展所需、目标要求高等因素外,还有“本领恐慌”。笔者觉得,提升社区工作者能力,既要有专业又需“接地气”,不妨试一下“三学”。

学会说话,即要有群众语言,获取亲近感。社区是大家庭。居民碰到最多的是家长里短,讲得最多的话也不离“开门七件事”左右。这时,作为居委会干部,与居民打交道,最好用“烟火气”的语言来表达来交流,少讲那些官话套话空洞话,因为这些话会让居民无意中与你产生距离感。再一个,不要自己对上精神设限会不“消化”,就老拿“上面”来“吓唬”人,这更会引起居民不理解不配合。时下,不少居委会引入一些有文化有专业的大学生、社区后备干部和转岗人才,虽说他们具有高学历且不少已获得社区管理专业的支撑,但由于年龄、学习、经历、环境、对象不同,或多或少与社区群众固有生活习性、模式有点“脱节”。这时,就应更多地“入乡随俗”,消除不必要的“隔阂”。

学会做事,即要有多样办法,赢得信任感。做事最实用,也最能打动人心。居民有呼我就有应。有时,事情还得主动做提前做,给人以“想得真周到”的感觉。当然,居委会服务不可全包,还得按照自治共治机制来实施,达到共建共享的目的。笔者长期在基层工作,也深知居委会干部普遍较为烦的事情,即居民提出来的事自己解决不好或者说没法解决。这个当口,也是考验你能力的时候。谨记,不管什么事,只要合理的,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做,并及时给对方答复。纵然一时无法操作抑或要过段时间才能有“眉目”,也要把处置过程原原本本地告知居民,让居民看到你的努力,从而赢得对方尊重与信任。万不可遇事就怯或推,而要多说“我试试”“我来想办法”。

学会思考,即要有发展目标,提升责任感。社区要不要发展?不少居委会干部觉得,这主要取决于地方党委政府。说得有一定道理,可不全面。社区发展不是小事,涉及规划、财力、居民生活配套项目等等,牵一发而动全身,这是政府“大目标”;但是,引导、带动居民培育自治特色、增加共治亮色、提高社区“成色”,恰是居委会干部应为、可为的“小目标”。有了这些和谐缤纷的“颜色”,不也能增强居民归属感、推动社区进步发展吗?所以,居委会干部在繁忙事务中,要抽时间多作些对社区有益的思考,从中引申出诸多“小目标”。譬如说,如何深入发动居民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正确率?怎样增强《居民公约》的执行率?等等。有了目标,也就有了责任、有了方向。

“三学”只不过是基础、基准和基本。欲跟上新时代社区发展脚步,消除“本领恐慌”,还当多学习、多实践、多感悟,把自己与社区融为一体。



说:“冯爷爷,看看,这是你女儿吗?”冯大抬起头来,微微张开嘴,轻轻一声,“不是!”“那她是谁啊?”“小、小……”然后真的咧开嘴哭了。那一刻,我知道,冯大真的认出我了。趁着眼泪还没有滴下,赶紧推门离开他的房间。

冯大,只是千千万万善良而质朴的老人中的一位,照顾他的阿姨曾经问我,为什么这么善良的一位老人,会成了这样?我没法回答,我不知道是现在选择遗忘的冯大快乐、还是以往独自一人守着一屋子猫的冯大快乐。但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的冯大,他的善良都是永存的。

多人、事都不记得了,需要人一直在身边照顾,女儿只能找到这家养老院安排一位阿姨全天候照顾他。

坐在轮椅上的冯大真的老了,额头和脸颊都嵌着深深的皱纹,头发没了,戴着一顶毛线帽,右手蜷缩着放在怀里,不能伸张,左手放在外面,不停攥着挂在胸口的擦嘴布去抹下巴。曾经硬朗的冯大现在成了形容枯槁的老人,但脸上的虬髯依然,而那双眼睛仍然清澈透亮,骨碌碌转着,盯着我看一会儿,然后又飘移开去。

先后去了几次,有时我会问他:冯大,你可还记得我?冯大,你可还记得我弄丢了你的自行车?他突然就咧嘴想要大哭的样子,干吼了几声,然后就没有表情了。一次进屋看见冯大正在用轻飘飘的拳头敲打阿姨的腰,见我进来,阿姨微笑着对我说:“冯大心肠可好了,刚刚我对他说腰酸,他就伸出拳头给我捶腰!”我向冯大伸出大拇指,他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我,仍然面无表情。

最近一次去,他又苍老了一些,我帮他搓搓手,揉揉额头,捏捏耳朵,他的左耳疙疙瘩瘩的,异常厚实,大概是右侧身体很多穴位不通畅的表征吧,帮他捏巴捏巴可能会通畅些。一边捏,一边和他说着我们过去的事情。他眼睛盯着地面,偶尔抬起来瞄我一眼,等到我要走了,跟他打招呼:“冯大,我要走了,下次再来看你!”旁边的阿姨附在他耳边对他



春笋

俞玉梁

噱,顶开寒冬厚土初初探出头来的春笋,毛茸茸,黑乎乎的,好像不是植物,而是可爱的动物,比如,我感觉:一只小狗熊(或者考拉熊?),刚刚拱出泥土,还微微冒汗的小嘴小鼻头呢!

“呵,好轻松的、痛快的呼吸呀!”

冯大,在我刚刚踏入社会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候,他已经快要退休了。尽管那时看着是虬髯老汉一枚,但年轻时候的冯大肯定是个美男子,特别是他清澈透亮的眼睛,灵动着呢。冯大一笑起来,右侧脸颊浮现出浅浅的酒窝,笑声洪亮,中气很足。冯大身板硬朗,走路雄赳赳、气昂昂的。

我俩非亲非故,他对我这个外地来的小姑娘却特别关照。刚进工厂的我啥情况都不了解,冯大中午就带着我游走于厂区五大食堂,逐一介绍。他自己爱吃面食,自然把他认为最好的面推荐给我,我一吃果然不错,以后就每每执着地跟着他咬定那一碗面。

冯大和我都住在厂区宿舍里,只不过他周末回家,他便借口不常用,把自己骑的一辆虽然破旧但非常好用的红色小自行车给我使。有了那辆车,在占地颇广的厂区驰骋倒是非常便利。可是,有一次冯大哈

的,我忘记上锁,在外面趴了一夜,第二天自然是不见踪影了。面对我沮丧的神情,冯大嘿嘿一笑,就过去了。

作为销售的他经常出差,每次都会带些当地特产给我,什么山西老陈醋,什么宁夏大枸杞。我傻傻地乐呵呵地接受着,那时候少不经事的我,从没想过要回馈些什么给他。

下了班,冯大经常和我一路聊着回宿舍,啥都聊,科室里同事的笑话、出差见闻、厂区食堂饭菜、外面的早点哪里好吃等等。我那时候雄心勃发,一心想着要跳槽,离开那个当时认为异常刻板的环境,冯大看着我的眼神掠过一丝担忧,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要慎重行事,并且鼓励我可以更长远地考虑出国发展。只不过,年轻轻浮的我没有听他的话,定不下心来慎重考虑,匆匆忙忙地跳了一个不甚满意的槽,也离开了这位对我爱护有加的冯大。

但我一直惦念着他。先后几次打电话回厂里,想找到退休后的他现在的地址,都不曾寻见。很多年后,有一次联系上了退管会,他们告诉了我冯大的家庭电话。兴冲冲地打过去,却是他女儿接的,她告诉我冯大现在住在进养老院了。寻得养老院地址后,我便拎着水果牛奶去探望阔别了近二十年的冯大。

养老院不大,上下三层楼,冯大住在二楼最东边的单间里。听照顾他的阿姨说,冯大退休后坚持自己住,靠着有限的退休工资,他把小区里的流浪猫咪全都收容在家里,买猫粮喂养它们,自己则清淡素食,素菜+馒头+白酒度日。他先后中风、脑梗,以致右侧身体不能动弹,语言功能也不完全了,很

的我忘记上锁,在外面趴了一夜,第二天自然是不见踪影了。面对我沮丧的神情,冯大嘿嘿一笑,就过去了。

冯大,在我刚刚踏入社会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候,他已经快要退休了。尽管那时看着是虬髯老汉一枚,但年轻时候的冯大肯定是个美男子,特别是他清澈透亮的眼睛,灵动着呢。冯大一笑起来,右侧脸颊浮现出浅浅的酒窝,笑声洪亮,中气很足。冯大身板硬朗,走路雄赳赳、气昂昂的。我俩非亲非故,他对我这个外地来的小姑娘却特别关照。刚进工厂的我啥情况都不了解,冯大中午就带着我游走于厂区五大食堂,逐一介绍。他自己爱吃面食,自然把他认为最好的面推荐给我,我一吃果然不错,以后就每每执着地跟着他咬定那一碗面。

冯大和我都住在厂区宿舍里,只不过他周末回家,他便借口不常用,把自己骑的一辆虽然破旧但非常好用的红色小自行车给我使。有了那辆车,在占地颇广的厂区驰骋倒是非常便利。可是,有一次冯大哈

的,我忘记上锁,在外面趴了一夜,第二天自然是不见踪影了。面对我沮丧的神情,冯大嘿嘿一笑,就过去了。

作为销售的他经常出差,每次都会带些当地特产给我,什么山西老陈醋,什么宁夏大枸杞。我傻傻地乐呵呵地接受着,那时候少不经事的我,从没想过要回馈些什么给他。

下了班,冯大经常和我一路聊着回宿舍,啥都聊,科室里同事的笑话、出差见闻、厂区食堂饭菜、外面的早点哪里好吃等等。我那时候雄心勃发,一心想着要跳槽,离开那个当时认为异常刻板的环境,冯大看着我的眼神掠过一丝担忧,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要慎重行事,并且鼓励我可以更长远地考虑出国发展。只不过,年轻轻浮的我没有听他的话,定不下心来慎重考虑,匆匆忙忙地跳了一个不甚满意的槽,也离开了这位对我爱护有加的冯大。

但我一直惦念着他。先后几次打电话回厂里,想找到退休后的他现在的地址,都不曾寻见。很多年后,有一次联系上了退管会,他们告诉了我冯大的家庭电话。兴冲冲地打过去,却是他女儿接的,她告诉我冯大现在住在进养老院了。寻得养老院地址后,我便拎着水果牛奶去探望阔别了近二十年的冯大。

养老院不大,上下三层楼,冯大住在二楼最东边的单间里。听照顾他的阿姨说,冯大退休后坚持自己住,靠着有限的退休工资,他把小区里的流浪猫咪全都收容在家里,买猫粮喂养它们,自己则清淡素食,素菜+馒头+白酒度日。他先后中风、脑梗,以致右侧身体不能动弹,语言功能也不完全了,很

仙华山的农家大陪我们去古村,不怕路途远;枫景湾的一对狗狗陪去大石浪,来回六公里,遇见大狼狗也怕,“狗仗人势”带我们迅速通过,回上海时又来到大巴前送行;看日出,抢位置,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石城的大黑狗冲在前面,一副义不容辞的样子。福建高北土楼的村子里,每天早市肉摊位前有一条狗守着,摊主去方便了,不会做出监守自盗的勾当来,主人在不在都是一个样。这点,恐怕有些“人”都做不到呢。

农家散养的狗,成了名副其实的导游犬,兢兢业业,尽心尽职,做好事不图回报,不懂导游的潜规则,也不要小费,完全是讲义气尽义务。狗之初,性本善,狗本性,忠信义。守时守信,赤胆忠心。人为什么喜欢狗,答案全在里面。

农家导游犬

顾伯琪

它在老地方等候多时,见集合得差不多又在前面带路。大家抚摸它,它也不拒绝。人与犬的距离近了,大家不得不信服,它以实际行动彰显狗的善良,是农家客人的好朋友。

这几年走过不少农家乐,但凡有狗的人家,狗都喜欢与客人互动:

大概是初中时吧,路遥的《人生》拍成了电影。许是因为那时年少不谙世事,没大触及灵魂,所以这些年过去,除了记得这世上曾有过一个薄情的高加林和一个悲情的刘巧珍,很多剧情都淡忘了。可是莫名其妙地,那里面有一首插曲,却时不时会在心里响起来,遇到同题材、同心境的歌,甚至会拿来比对——是冯建雪的《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》:“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,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,煮了那个钱钱哟下了那个米,大路上接柴瞭一瞭你……”陕北民歌唱男女间情爱伊始的试探和撩拨,用词往往直白火热,而送别和思念

时却含蓄深沉、柔肠百转,就像这首插曲,闭眼都能看见漫漫黄沙里铅灰色的天空与山峦,看见红棉袄、麻花辫的姑娘在天地相接处瘦小伶仃地站着,发丝纷飞,眼里浅浅地汪着闪闪的泪。

这几年年岁渐长,开始频频怀旧,尤其爱八十年代的影视剧插曲,那仿佛是在故乡的青梅竹马,老了,旧了,带着尘封的收音机里丝丝拉拉的嗓音,唧唧呀呀成了绝唱。奇怪的是不论黑天白日,这台收音机的上方似乎永远笼罩着金黄的斜阳,听着听着,那些“尘封的年华和秋草”会不期然奔涌而至,我偶尔会回望、会惦念,会有淡淡的落寞和亏欠,会有回不到从前的伤感……却依然会觉得,那是五味杂陈的斑驳人生里,最温暖不舍的光。在霜风萧瑟、雾霾轻锁的冬日里听上几曲,便如所有的过往都可以望见来路,而远去的旧时光也似乎成了灶上汩汩翻滚的那锅靓汤——是有味的清欢,也是熨帖的滋养。

且以老歌共斜阳

阿简

七夕会

朋友在群里发了个视频,是甄妮和罗文的对唱。一句“依稀往梦似曾见,心内波澜现”,开口就将我锁住,像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那种怦然心动,却又有种似曾相识的亲。一问才知道,这,原来就是江湖上流传深远的经典——《铁血丹心》。

说来惭愧,因为不大看武侠片,我对当年那部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印象,多是走过路过电视机前,偶尔扫见的零星画面。也知道有《铁血丹心》这首歌,也不期而遇地听过几段它的旋律,可是因为不熟悉粤语,也没有相应的人生储备,并没有留下特别完整清晰的印象。今天看到这视频,不知怎么竟油然而生出后知后觉的感动,一时间思绪翻滚。

有一年暑假,我在姑姑家。对门邻居的小男孩儿,每天下午都一头热汗地冲回来,打开电视看《雪山飞狐》。因为被剧情牢牢捉住,这个“七岁八岁狗都嫌”的熊孩子破天荒变得屏声静气,一直到片尾曲唱响,僵直前倾的小身子才闻声解锁。那片尾曲的内容,他不见得听懂多少,乐感也似乎并不在线,所以大部分桥段都只是跟着哼哼唧唧、闪烁其词,唯独到了“雪中情,雪中情”这一句,“恍惊起而长嗟”,又因为调门儿起得过高,每每破音。迟疑卡顿中,他抱着电视机连追带赶,唱得上气不接下气,那憨态可掬的样子实在可爱。

歌声似乎有一种奇幻加持的力量——隔了陈年的时光和迢迢的山水望去,不仅当时的音色和旋律萦绕婉转、袅袅不散,连带当时的场景甚至印象,都能历历在目、一键还原。